

到柏林的第一场音乐会便是西蒙·拉特/爱乐乐团/爱乐大厅的组合,这是个让爱乐者乐疯的见面礼。不过当明白曲目竟然是两部现代作品时,朋友说我像挨了当头一棒。

其实谁都明白,听音乐会毕竟不是买唱片,可以从音乐家到乐队到曲目甚至唱片公司逐一挑剔过来。音乐会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作为一个旅行中的爱乐者,遇到什么便是什么,谁也不会抱怨。

那天进入爱乐大厅,便注意到与维也纳一样,也是老人多。于是明白了为什么西蒙·拉特那么煞费苦心地要把年轻人吸引进爱乐大厅。在金色大厅,我曾多次看到老人们辛苦地攀爬楼梯,走一层歇一下。虽然有电梯,但因有残疾人标示,老人都很自尊,情愿慢慢走,让人动容。即便是现代作品,西蒙·拉特也有所考虑:因为儿童节将临,他选了蒂佩特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这部作品让人心情沉重,其写作背景



■ 正在大修中的柏林国家歌剧院

是二战初期,一个17岁的德国犹太青年因家人受纳粹迫害而向当局投诉却遭粗暴拒绝,以致愤而向拒绝他的军官开枪。这个事件成为纳粹

借口并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这就是有名的“水晶之夜”。从此在德国的犹太人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拉特入主柏林爱乐以后,频繁出招以改变乐团原来的保守形象。这样的改革自然会遭到反对,但经过一系列的运作,人们发现柏林爱乐开始受到更多人群的关注,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在欧洲经济普遍不景气的现实下,柏林爱乐非但出票不愁,票价还越卖越高。朋友两年前买一张A区票花七八十欧元,前两天为了听男高音维拉宗纪念威尔第200周年的独唱音乐会,一张C区票竟然花了125欧元。面对这样的票房形势,反对声当然便知趣地消失了。

在欧洲,柏林的音乐会最多,也最活跃——这活跃指的是变化:上周德意志歌剧院上演多尼采蒂《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大牌女高音格鲁贝洛娃主演,仅是音乐会形式,这倒不是什么新闻,毕竟格鲁贝洛娃已六十多岁,让她在歌剧舞台上表演也于心不忍;而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威尔第清唱剧《安魂曲》,一部原本只有乐队与合唱队的音乐会作品,却增加了舞台表演,领唱者在台上变成独唱的主角,而合唱团则变身台上各种形象的人物,整场表演像舞蹈又不似舞蹈。朋友说这种表演版的清唱剧在欧洲至少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多数是清唱剧、安魂曲、康塔塔等大型作品的演出,比起原来

形式,这样演能吸引更多听众。那天的演出,节目单上写明自从2008年首演以来,这是第31场演出。

今天在德国,瓦格纳的光环已远远超过贝多芬。如果说奥地利人在到处吆喝莫扎特,那么德国人现在吆喝的是瓦格纳。

为了纪念瓦格纳诞辰200周年,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在爱乐大厅演奏瓦格纳唯一交响曲“C大调”,两家歌剧院(德意志歌剧院和国家歌剧院)轮番排演瓦格纳歌剧,而瓦格纳出生地莱比锡的歌剧院更不甘示弱,干脆上演全部歌剧;这还没完,在柏林最大的唱片店DUSSMANN,我看到除了各种各样常见版本的瓦格纳歌剧之外,居然还有摇滚乐瓦格纳、弦乐四重奏瓦格纳以及由语言学家朗诵的新生代指挥家蒂勒曼对瓦格纳的论著……真是千奇百怪。我们开玩笑说:这是德国人在学奥地利人对莫扎特的炒作,说不定过不了多久街上也会出现瓦格纳巧克力。

感受身边的“蝴蝶夫人”◆夏宏



■ 陈其莲唱片封面

受制于榭里里唱片的日渐堆积,受困于同一版本作品如冷菜拼盘般不断地出现在不同的唱片系列、编号上,从五六年前本人已与主流的五大唱片公司挥手作别,与之相反,倒是对那些小公司的唱片怀有愈来愈浓的兴趣。在我看来,在这些品牌产品里倒往往有着平素苦求不得的心仪之声。

某日,在上海音乐学院附近的一家音乐书店不意发现了三款比利时Pavane唱片,它们主推的表演艺术家竟是同一个人——华裔女高音歌唱家陈其莲。对于这个名字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感到陌生。在将信将疑之间先买了一张普契尼歌剧咏叹调专辑。正是在这种完全没有“先入为主”的情境下欣赏她的演唱却给人一份意料之外的欣喜。陈其莲是一位标准的抒情戏剧女高音,她的音色甘美,音质纯净,发声自然,气息流畅。如在《曼依·列斯科》的“那绸缎的窗帘”这首不长的咏叹调里她的演唱由柔至铿锵很好地阐释了音区转换和情感对比;而在“我亲爱的爸爸”里她又展示了润泽柔美的音色;她演唱的三首巧巧桑咏叹

调则柔情与力度兼具,其中声区饱满厚实的音色为咏叹调高潮部分的冲击力积聚了足够的能量储备,从而真实感人而又令人信服地塑造起了主人公的悲剧形象。

受这番欣赏的激励,第二次又去买回了她的其余两张唱片,分别是中国女高音独唱歌曲选(包括了民歌、歌剧、艺术歌曲以及现代歌曲四类16首)和理查·施特劳斯的《四首最后的歌》。由此方知陈其莲早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后负笈游学于欧洲,进入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师从著名歌唱家朱尔·巴斯坦教授。两年内获得了该院音乐会演唱和歌剧演唱的两个高级文凭,并于1991年起留校任教,而今她回到国内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声乐系教授。在欧洲她先后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维也纳声乐比赛、美国费城的帕瓦罗蒂声乐比赛以及布鲁塞尔伊丽莎白皇后国际比赛上获奖,并辗转于国际一流歌剧舞台,上演过近200场《蝴蝶夫人》和50多场《图兰朵》,享有“来自中国的蝴蝶夫人”的美誉。她的这三款唱片分别录制于1993、1996和2010年,见证了她在声乐艺术上成长、追求的一个个坚实的脚步。其中尤其是《四首最后的歌》,以本人孤陋寡闻的有限资讯得知,陈其莲是中国歌唱家里在欧洲歌坛上演唱这部作品的第一人。有道是“大隐隐于市”,就是这样一位近在我们身边的歌唱家,平素却极难得欣赏到她的演唱,所幸在今年“上海之春”5月18日的闭幕音乐会上,沪上乐迷将可亲耳一聆她那美妙动人的歌声。

ETicket 东方票务

近期音乐会一览

音乐魔法屋——多媒体视听亲子音乐会	5月19日	人民大舞台
弓弦飞扬——弦乐合奏音乐会	6月10日	上海音乐厅
顾劼亭俞湘君双钢琴音乐会	6月15日	上海音乐厅

订票热线:962388

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已经过去多日,但音乐会给听众留下的美好印象,却令人回味。不仅是该场音乐会请来了世界著名的单簧管演奏家萨宾·梅耶,也不止是上交在这场音乐会精彩的发挥,让人惊艳的,还有使乐团面貌焕然一新的日本知名指挥家大植英次。

大植英次身材矮小,但指挥时却热情洋溢,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就是这样一位造型美感有所欠缺的指挥,演绎出来的音乐效果却出奇地好,让人不得不佩服。开场的《自由射手》序曲,他的挥棒落拍犹如韦伯这部歌剧中守林员马克斯射

出的那颗魔弹,击中要害,一改国内许多音乐会开场慢热的毛病,很快引导乐队进入了状态,令人信服地达到凯旋的高潮。与梅耶合作的韦伯《第一单簧管协奏曲》,他则指挥乐队贴心地呵护着独奏家,配合默契,让梅耶尽情展现了这部作品浪漫神秘的光辉。最值得称道的是莫扎特的《第40交响曲》,印象中国内乐团很难演好莫扎特的作品,但在大植英次的指挥下,上交奏出的《第40交响曲》开头的几个乐句,就让

罗马尼亚国家广播交响乐团来沪献演交响版“云雀”

◆ 苏戈林

5月17日,罗马尼亚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将在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专场音乐会。对这个乐团,可能大多听众比较陌生,其实,这支成立于1928年的乐团,不仅是罗马尼亚最具代表性的一支乐团,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广播管弦乐团之一。此前,他们也曾多次来到中国。2003年,他们在上海钢琴家、指挥家李坚率领下,在西安、贵阳等十多个城市进行了友好访问演出。2010年世博会期间,乐团在世博中心举行庆祝“罗马尼亚国家馆日”的音乐会。此次率队的是年轻的乐团首席指挥罗马尼亚人蒂贝留·索阿雷,他曾与包括伦敦爱乐乐团在内的众多爱乐乐团和歌剧院合作。

至于演出曲目,除了由上海钢琴家解静娟担任独奏的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另一大看点就是乐团的拿手好戏——埃内斯库的作品。乔治·埃内斯库是罗马尼亚民族音乐的奠基人,在作曲、指挥、小提琴、钢琴演奏及音乐教育等方面都卓然成家,他的创作深受民族音乐影响。罗马尼亚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在约西夫·孔塔指挥下录制的埃内斯库《罗马尼亚狂想曲》获得广泛好评。此次演出的曲目,



■ 蒂贝留·索阿雷

挥对一支乐队是多么地重要。柏林爱乐华丽精致的“卡拉扬音响”,是由“指挥皇帝”卡拉扬几十年持久不懈的磨砺铸就的。有一次,柏林爱乐又要录制贝多芬交响曲的唱片,照理说,乐队已经多次录制“乐圣”的交响曲全集,驾轻就熟,但卡拉扬一丝不苟,仍然重新研读了总谱,然后与乐队连续排练了二十多个小时。演奏员们对这种马拉松式的残酷训练受不了了,一致“罢工”,大师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但过了几小时,演奏

优秀指挥造就乐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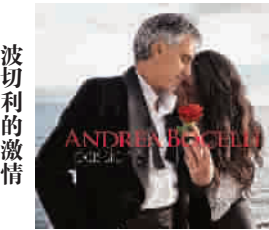
◆ 刘蔚

人眼前一亮,那明快绵密又松弛圆润的弦乐,闪耀出的是明亮而又温馨内敛的光芒,令人顿时暖意融融。

听完音乐会,笔者与友人一致评价:大植英次不愧是小泽征尔与伯恩斯坦的学生,他担任过美国明尼苏达管弦乐团音乐总监,指挥过不少欧美一流乐团,其善于训练乐队、准确把握音乐风格、激发乐队潜力的能力有目共睹。

俗话说,没有不好的乐队,只有不好的指挥。可见一个高水平的指

新碟速递



波切利的激情

环球 意大利国宝安德烈·波切利与金牌制作人大卫·福斯特二度合作的最新专辑《激情》,是地中海式爱情歌曲大集合,展现波切利精湛的男高音技巧。值得一提的是,拉丁美女詹妮弗·洛佩兹也在新唱片中深情献声。



滚石五十周年 超级精选

环球 两亿张专辑销售,全球高达20亿美元巡回演唱会票房,获颁葛莱美终身成就奖,滚石乐队走过半世纪,没有丝毫停步的意思。这张超级精选以3CD的容量网罗乐队出道50年来最受欢迎的50首单曲。



杰克·巴格

环球 1994年出生于诺丁汉的杰克·巴格是英国金榜史上最年轻首周空降冠军男歌手,被乐评人看成年轻版“鲍勃·迪伦”,操着一口上世纪60年代的老式英语,嗓音老成,同名专辑记录着关于成长与友情的故事。 赵州

员们又把他请了回来。因为冷静下来后的他们意识到,柏林爱乐与卡拉扬唇齿相依,要奏出首屈一指的贝多芬音乐,他们离不开卡拉扬。

反之,一个平庸的指挥,或者虽有才华但不一定合适的指挥,也会让一支优秀的乐团失去特色,滑向粗劣。切利比达克去世后,慕尼黑爱乐乐团请来了詹姆斯·莱文接班,然而,这位擅长歌剧指挥的音乐家既无法像切利比达克那样专心于慕尼黑爱乐,也并不擅长德奥音乐的演绎,很快,慕尼黑爱乐精致凝练、壮丽幽远的音色消失了,直到蒂勒曼接任音乐总监,才扭转了局面。